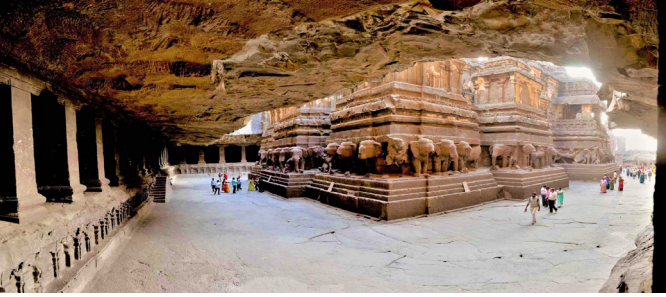


澳華新文苑

第1085期



■埃洛拉石窟石雕和浮雕



▶阿旃陀石窟壁畫

一條文化的河，通往敦煌——阿旃陀石窟壁畫

張仲衡

在制定印度行程時，我仔細地檢索了有關印度文化藝術信息發現了阿旃陀石窟，好像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進而查詢有關資料，中文的雖然不多但對其有極高的評價。那是佛教最早的最負盛名的石窟，是印度乃至世界最早的佛教藝術發祥地，而且這石窟與敦煌石窟有淵源關係。為此不能不把它列入我的行程中。

這個石窟在印度西南部奧蘭加巴德境內的叢山之中，要去這地方實在不方便。難怪找不到旅遊介紹，就是「寂寞孤星」也沒有個隻言片語。在我心裡我雖然把它列為一個重頭戲，而在計劃中卻一直猶豫著，是因為時間因素。我暫且把它列在Udaipur 至孟買之間。其實從Udaipur 到孟買只不過大半天的行程，可是從Udaipur 到阿旃陀卻需要兩天，而且從阿旃陀去孟買又需要一天半，加上參觀時間總共需要四天半至五天。在外旅行時間是寶貴的。已經到了Udaipur我和同行的 Jason 與Nancy還在糾結是去阿旃陀還是不去。因為當初他們去敦煌時，那麼著名而龐大的石窟群對公眾開放的只有一兩處，不單壁畫距離觀眾遠，光線又昏暗，看不到什麼東西。千里迢迢卻換得極其的失望。這阿旃陀石窟到底會怎樣呢？是否值得耗費四五天的時間？幾經躊躇，最後是半信半疑的好奇心驅使我們前行了。

出租車司機也不情願，我們在他的車上已經度過了兩個禮拜，行程幾千公里路程了。他說所有遊客都是從Udaipur直接去孟買，他從沒去過阿旃陀。他說的可能是真的，還有，他最不情願的是往山裡開，他珍惜他的車，車是他的飯碗。

下午司機將車停在一個貌似石窟的山崖前，這是他詢問當地人和看者指示牌找到的。這地方的語言包括文字與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車輛的牌號都不一樣。幸好這司機走南闖北認得這地區的文字，當然他沒有忘記向我們吹噓一番。在一個簡陋的售票亭買了票，隨著稀稀拉拉幾個當地遊客進到一小山門裡面。就在進門那一瞬間，我們不由得歡呼起來，不由得驚嘆了。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令我們完全想像不到的龐大的石窟。如同進了桃花源，別有洞天。石窟裡佈滿了各種雕塑和浮雕。那些群雕由巨大到細微，浮雕從平民百姓到飛天仙女。那一洞洞的石窟。一排排的石像上面是幾層樓高的廟宇，太美了！我們為沒有放棄來此石窟而慶幸。這裡是一大片石窟群，我們進入的是一個人工鑿成的巨大天井狀石窟。埃及金字塔是平地而起堆砌而成，這石窟是從山頂向下開山鑿石一點一點地鑿出來的，要設計，施工，要搬運，雕琢，其難度，其精準，實在難以想像。宏偉的工程，那偉大的藝術，真正的愚公移山之傑作。石窟中間是在山體上鑿成通體鏤空神廟，四周還有許許多多的洞窟，所有洞窟的裡裡外外滿是石雕和浮雕。在此忘情地瀏覽欣賞有兩個小時了還沒有看到壁畫，忽然心生疑竇，開始詢問壁畫在哪。被指示著去



▲阿旃陀石窟壁畫

了另外幾個洞窟，看到了幾幅壁畫，但還是感覺不對，不可能只有這幾幅壁畫的。其實我們來錯地方了，這個石窟是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 是一個集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風格並存的石窟。而阿旃陀石窟仍在100多公里之外！我想這個錯誤犯得好！不然怎麼會知道 Ellora cave。任何一個人即便是誤到這個石窟來，一定不會後悔的。

第二天天沒亮就往阿旃陀石窟趕，一路山巒起伏伴著路邊高大茂密的菩提樹，晨光熾熾，薄霧繚繞，還真有點入山尋仙的感覺。想想我們去各處旅行特別是人煙罕至的地方以為是去探險，去尋覓。其實這個世界早在數千年前已有許多不同的文明存在。他們衰敗了甚至消失了，但留下了遺址，在荒漠，在深山，在密林深處，阿旃陀石窟也不例外在山林裡沉睡了一千五百年。就在它荒廢前不久唐玄奘曾遊歷至此，我無法知道他迷過多少路，經歷多少危險。當然西游記有著大量的故事，精彩的演繹。但玄奘對阿旃陀詳盡的描述是真實的，是中國最早對阿旃陀的記載，也是世界上有關阿旃陀最後的文獻。在公元六百年前後隨著佛教在印度的失勢，阿旃陀石窟很快被遺忘了。直到1819年的一天，一個狩獵的英國士兵發現了它。就我學習藝術和我周圍的朋友們從不知道阿旃陀的存在，不知道阿旃陀與中國佛教、佛教藝術，以及與敦煌的關係。

太陽升起不久我們已站在阿旃陀石窟入口的山坡上，瓦格河在山下轉了個馬蹄狀的彎，形同新月，時隱時現在藍灰色的蒼茫中。阿旃陀石窟就在河岸的山崖上，三十個洞窟沿山伸延，陽光剛好照在洞口的紅黑色的岩石和山門石柱上蔚為壯觀。阿旃陀石窟是公元前兩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期開始鑿建的，阿育王是個能征慣戰的王子，獲取王位後又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他是佛教的發展和傳播非常關鍵的人物。阿旃陀石窟的價值分為建築、雕刻和繪畫三部分。其建築影響了印度、東南亞、中亞和中國的中西部廣大地區的廟宇和廟宇選址觀念。依山而建，山在古人的宗教信仰中有著很特殊的意義，其穩固，其崇高，其遠離凡塵的環境，高山仰止成為人們心目中銜接著天大地，尋求接近神靈無二地位，重要崇拜場所依山崖而建逐漸為僧侶們的首選。

公元前三世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皇帝曾滅亡了波斯帝國，一路從歐洲殺到印度並建立了一個橫跨從印度河到尼羅河龐大疆域的短暫的帝國。帝國雖然很快垮了，可在當時優秀的希臘文化和藝術卻被帶進並深深地影響了印度。據說當時有幾百希臘藝術家東來印度，在這裡從事建築、裝飾、雕塑等等。古印度藝術柔和了波斯和希臘藝術產生了我們所知的旃陀羅藝術形式。這在阿旃陀的雕塑繪畫中處處體現這些特徵。如希臘式石柱、山牆式的神廟前廊，以及入口兩旁波斯式的守護神獸。在雕塑方面早期的幾乎繼承古希臘藝術以人體勻稱健美為主的風格，而浮雕則出於波斯波利斯的深浮雕及三折率形式。(未完)



■埃洛拉石窟石雕和浮雕

(接上期) 入夜時分，又是一個月圓之夜，面對著篝火，他漸漸地睡去。於是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亞美莉亞，她悲傷地向他訴說，她的母親是怎樣害死她的。他從夢中驚醒，在火光中看到那雙閃著淚光的眼睛。他聽到草叢中，似乎有一條蛇爬過。突然狗叫了起來……

老約翰感到很疲憊。穿越了幾千公里的沙漠，他確實有點累了。騎馬趕牛，不僅是力氣活還是真正的技術活。在澳洲的千里無人煙的大平原上，幹這活非常危險，隨時會丟掉性命。

作為一名盜牛賊的老約翰，正在幹一件歷史性的盜牛案，他們正把從昆士蘭一家牧場裡盜來的八百多頭牛，一路趕往南澳。這幾千公里的路途，在十九世紀初，簡直就是一個壯舉，一個前無古人的事件。

在澳洲廣闊無垠的大沙漠中，晚上繁星點點，偶爾有一兩聲丁狗的叫聲，遠處傳來底加瑞的聲音，那是一種澳洲土著人用空樹桿做成的原始樂器，驚心動魄。那種蠻荒武士的魅力和空曠的力量，令人窒息。

老約翰和他的同伴們，用牛皮帶裡裝著一大塊培根，一種歐式風格的鹹豬肉，帶上雞蛋和面粉。每當宿營的時候，他就會從馬鞍上取下一塊鐵板，用石頭架起來，在下面生起篝火。等到鐵板燒熱以後，他們就會把切成薄片的培根放在鐵板上烤。很快培根裡的油就被烤了出來，這時就可以煎雞蛋了。然後就用水和過的面團，在熱鐵板上煎餅了。有時他們也打獵，最多打的是袋鼠。袋鼠的味道有點類似牛肉，但炎熱的天氣，會使袋鼠肉不易保存，不得不丟棄。他們經歷了三個多月的風餐露宿，終於把牛群趕到目的地。在此之前從未有人，把趕著牛群走過大沙漠。

詩人布魯諾直走到老人面前，老人沒說什麼，只是看了他一眼，繼續彈那首悲傷的曲子。

琴聲的音符 如流水般流淌到每一個角落

我用掌紋度量餘下的日子 用遙遠的沉默 與你互動 告訴你

屋外的樹木花草 隨你的吉他舞蹈 他們要喚回 那些已經遠去的風和雲

終於有一天，畫家荒園夢到老人身邊多了一個人，一位年輕俊俏的詩人，和一匹高大的棕灰色的馬。

第五巡回法庭的法官，羅伯特·迪肯森坐在法官席上，所謂的法庭就是一間大屋子。在十八世紀的澳大利亞，巡回法庭真是巡回的。

老約翰被抓是半年前的事，他的確是伙同了他人從新南威爾斯的一家牧場裡偷走了八百多頭牛，然後趕過了大沙漠，賣到了阿德萊德，賺了一大筆錢。後來因為一頭淺色種牛的一個烙印，事情才暴露。因為這種牛，是從英國進口，全澳洲只有兩頭。被偷的農場已經向警察報了案，很快就查到了老約翰。老約翰被捕以後，拒絕交待同伙，也拒絕認罪。這樣他就以八百多項盜竊罪，被送上了法庭。法庭考慮到老約翰的行動能力，決定他不能被保釋，他若逃跑肯定是抓不回来的。所以在法庭開庭前的半年時間裡，他一直被關在監獄裡。

他在監獄裡，天天抱著吉他彈撥。最後他寫了一首曲子叫《亞美莉亞的誓言》。他回想起，他在亞美莉亞下葬的一個星期後，回到了家鄉。他獨自來到教堂，跪在地上祈禱，美莉亞不知何時跪在了他的身邊，教堂裡空空蕩蕩。他沒有看她，默默地起身離去。他找牧師，牧師帶他去了亞美莉亞的墓地。他在那站了一會兒，就回家收拾了點衣物行李，就去了普利茅斯。在那裡他上了一艘帆船，做了水手。後來就搭乘這艘帆船到了

擊劍之歌 且吟哦 這西北風釀就的萬古寂寥

好兄弟 我們來世再談風月 簫聲已起 荻花飛 楚歌四起如殺機 說：好苦

已藏好肝膽 等圖窮匕現 願押上這顆頭顱與王賭 人生本無歸程 計碎屍萬段若何 若輪 就怪這江山毒藥般的美 傾瀉腔血 也對不起它的花好月圓

有一首歌 患上腦溢血後 我失去了 流利的語言表達 迎風奔跑 和快樂歌唱的能力 鏡中霜雪染白的少年頭 告訴我生命已進入深秋

但有一首歌音樂響起 熱血依然奔騰在我血脈 這首歌我兒時漏雨的教室裡唱過 青年時飄雪的鐵窗裡唱過

空間疊加 (小說)

聞濤

迪肯森法官感到焦慮的是挑選陪審團，當地幾乎都是牧民。他們對老約翰把牛趕到阿德萊德的壯舉崇拜不已。好不容易挑出了十二名陪審員，開庭當天，當老約翰被押解上法庭時，陪審團及旁聽席上的牛仔們，全體起立向他鼓掌致敬。氣得迪肯森法官用法錘直敲。接著，陪審員們爭先恐後地走到被告席上，與老約翰握手。審判結果不言而喻，陪審團一致裁定老約翰800多項盜竊罪全部不成立，當庭釋放。

不過呢，賣牛的錢要還給原來的東主。迪肯森法官大怒，質問陪審團：“既然無罪，憑什麼要還錢？”陪審團討論了一會兒，回到法庭，告訴法官，錢也不用還了。

小鎮一夜狂歡。後來老約翰來到了新南威爾斯的中部，在一個叫立頓的地方，買下了一大片土地，開始種植葡萄，並釀造葡萄酒。他賺到一筆錢後，又買了更多的土地，種植大麥，用來釀造威士忌。這個蘇格蘭人，按照他家鄉的風格，釀造的一種威士忌。這種酒很快就享譽澳洲，成了名牌商品。其中有一款就叫老約翰，全黑的商標，一個戴著帽子彈吉他的老人。

畫家做到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詩人正一個人呆在馬廄裡。老約翰的棕灰馬正在吃草……

“布魯諾”，詩人聽到有人叫他，他回頭尋找聲音的來源，可是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他以為自己聽錯了。

“布魯諾”，那個聲音又響起，詩人驚訝地發現，那匹正在吃草的馬，抬起頭對他說話。

“你會說話？”詩人吃驚地問那匹馬。

“這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一邊嚼著草，一邊慢悠悠地說。

“什麼才是巨大的挑戰呢？”詩人問道。

“當一個非常飢餓的人，面對一隻可愛的小貓。”棕灰馬說。

“你有一點像一位哲學家，”詩人繼續說，“你叫什麼名字？”

棕灰馬說：“我的主人叫我灰兔，我不僅是一匹坐騎，還是一匹賽馬，在賽場上的名字叫拔都雄風。”

“拔都？”詩人有些驚愕，“就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嗎？那位西征的大帥？”

“我想我的主人希望我，像拔都西征一般所向披靡。”灰兔繼續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個人的命運如同一隻奮力的螞蟻。而很多時候，我們將面臨殘酷的選擇。”

“什麼樣的選擇？”詩人問道。

“比如西征的拔都，遇到了一位美麗的少女。又比如蒙古士兵遇到一位微笑的少年敵軍，”灰兔喃喃地說，“幾乎沒有女人陪拔都過夜，第二天還能活著……”

“從動物性的角度看，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物質才是真實的，情感和良知一文不值。”灰兔嘆了口氣說。

詩人很是驚奇，這是一匹馬告訴他的，“順從獸性或選擇人性，是所有問題的前提，那將是叢林法則和現代文明的分野。”

“是的”，詩人若有所思地說，“除了維持肉體的生命，所以果腹的必須，人作為動物的一種，有誰會真正擁有過一片樹葉？”

“我們無法擁有樹葉，”灰兔說，“我們的肉體同為物質的一種，我們將與草木同朽。”

頭破血流時唱過 浪跡天涯時唱過 哭著唱過笑著唱過 但現在連完整的歌詞都記不得了 可我還記得它的兩個字：

起來 起來 起來 起來……

張鐵釗詩選

壬寅冬日午後臨窗觀感 當窗竟日霧漫漫，霧氣霜風飽骨寒。望野殘雞皮嫩雞，臨屏評客肉白盤。時間悲壯於中急，何自癡聲醉裡安。縱有靈丹難解那，慄慄慄慄且偷安。

步韻余寒生兄白題之二 山前落日照桑榆，詩膽生時恐破酥。拓洞蟲蛇同好惡，苟生蟻蟻忌嚴殊。騎雲覆月痴人夢，滯墨效顰賤丈夫。秃筆難揮時下事，莫如一醉博甜呼。

壬寅冬日午後臨窗觀感 當窗竟日霧漫漫，霧氣霜風飽骨寒。

“能夠不朽的只有精神！”詩人很確信地說。

“你還是需要物質支持的，”灰兔對詩人布魯諾說，“在你腳下地板的下面，老約翰埋了一大筆錢，主要是金幣，我親眼看著他埋的。老約翰已經死去，他沒有結婚，也沒有後人，不會再需要這些錢了。你可以把錢拿去，當你穿越回去以後。”

布魯諾開車五百多公里，從悉尼開到了立頓，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個廢棄的馬廄。他挖出了那筆寶藏。

多年以後，那幅叫做《聽琴》的畫被收藏家送去拍賣。詩人布魯諾得知後，就委託代理人，用老約翰留給他的錢買下了這幅畫。並把這幅畫掛在了書房裡。在畫的後面做了一個暗格，裡面有一隻保險箱，詩人把餘下的金幣藏在保險箱裡。詩人有點得意地坐在書桌前，欣賞著這幅畫，想著其背後的故事。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詩人想起了《詩經》裡的這句詩。

他起身打開陽台門，點燃一支煙。他斜依在門框上。煙霧繚繞讓遠處隔海相望的夕陽，看上去有些虛幻。他突然看到在遠處街角上，有一位黑衣男子，手裡提著一把吉他。他仔細細看，卻因為夕陽的餘輝，在逆光中著不清楚，黑衣男子一晃而過……

是夜，老約翰穿著一身黑衣提著吉他來看他，他還帶了一瓶他自己酒莊釀造的威士忌。詩人拿出兩個小酒杯，倒上了酒。他就坐在詩人書房裡的那幅畫下，一邊喝酒，一邊彈吉他。詩人坐在書桌前默默地邊喝酒邊聽音樂。詩人覺得他就是坐在馬的位置上……

一夜無語。天快亮的時候，老約翰對詩人說：“布魯諾，這曲子叫《亞美莉亞的誓言》，我在監獄裡寫的。”

“亞美莉亞的誓言是什麼？”詩人問道。

老約翰沒有回答，默默地起身離去了……

一直到下午，詩人從書房的沙發上醒來，陽台的門開著，海風正徐徐地拂動著窗簾。陽光明媚，藍天白雲，海就在不遠的地方。

沙發前的茶幾上，有一隻威士忌空酒瓶，還有兩隻空酒杯。那威士忌正是老約翰釀的。

詩人布魯諾花了好一陣子，才調整了自己的情緒，他緩緩地站起來。他發現那幅畫框上，被新刻了兩句話：

“醉後方知酒濃，愛後方知情重！”

(後記：本篇小說受到著名畫家張仲衡的油畫作品《聽琴》，以及著名詩人布文為此畫配詩《聽琴》的啟發和影響而創作。小說中全文引用了布文先生的詩《聽琴》並以張仲衡先生的油畫《聽琴》為插圖，在此一並感謝。本小說純屬虛構的文學作品，情節、內容與上述兩位藝術家沒有任何關聯，僅引用了詩與畫。同時也與任何人無關聯。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概與本小說無關。)



■張仲衡油畫《聽琴》

曹天詩選

寒 露 冷雨摔碎在灰瓦上聲音 都是人間的寒涼 誰在很空的夜空 畫一枚慘白的月亮 田野裡植物都已經圓寂 萬事萬物期盼著一場暴雪從天而降

深 秋 凋零的人間草木角落 蟋蟀唱著宮女古老的哀愁 秋已深月光下護城河邊 誰在吹一曲落霜的洞簫 寒葉在宮殿台階上縱情舞蹈 寒鴉幾聲淒厲的喊叫 也沒有喚醒沉睡的鐘聲

冷 雨 我已習慣了這凋零荒蕪 習慣與星光流雲為友 可無數和我一樣的兄弟 還跋涉在季節變幻憂傷的路上 他們縮著脖子從絕望走向絕望 路邊沒有一戶人家 給他們哪怕是一勺飯熱湯 寒露之後就是霜降 每一朵蠟梅都是待嫁的新娘 冷是冷了些適應就好了 突然有一天發現 我們都已活成了草木的模樣

打在臉上寒在心裡的是深秋的雨滴

沙漠旅行遷徙的是那些先覺的螞蟻 詩人們在道德的荒原點燃了良心的篝火 碩鼠們打著飽嗝任意玩弄著諂媚的侍女 古老的河流泛著年輕的波光 虔誠的騙子描繪著操蛋的真理 野馬與母牛落日下展開性愛的戰爭 街頭野狗月光下舔食地上的剩米 白痴在斷橋上拉起思鄉的二胡 颶風向蒼天打探著雪崩的消息

暮色越來越重 窗外隱隱有雷聲 幾個巡捕闖進來 找一個叫魯迅的人 夜愈來愈黑 眼前燈火如豆 我越發覺得寒冷起來 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 只是不停地抽煙 煙頭一明一滅像鬼火 巷子裡趙家的狗又叫了起來

諾 言 天下黎民皆因暴秦 衛冠一怒 綻開枝頭最奪目的紅 三千里易水 九萬里山河 諾言高萬丈 血色籠罩黃昏

遮在畫面上洩開 像朱印或梅花 與周樹人喝茶 還是那個破舊的茶館 一襲灰布長衫的先生嫵嫵來遲 坐下來先呷了一口茶 說：好苦

擊劍而歌 且吟哦 這西北風釀就的萬古寂寥